



苏文(前排右二)和学生们在一起。受访者供图

齐鲁晚报记者 巩悦悦

初中时埋下“支教”种子

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孩，因为小时候成绩不理想，妈妈一度想让女儿学做月嫂。当北京师范大学的四名大学生出现在曲阜尼山中学之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他们不仅告诉苏文学习的重要性，还主动帮她补习成绩较差的英语、教她英语口语。支教老师身上的“光环”，影响了当年那个十三四岁的女孩，并在她心底种下了一颗叫做“支教”的种子。

苏文最终逆袭升入高中。等到了大学，兼顾着学业和学生会工作的她，还做起了销售、服务员、家教等多份兼职，不仅挣出了学费，还拿钱补贴家用，其间曾以交换生的身份去台湾访学。

“这四年，我早上五点半就起床，很感谢舍友对我的包容。那时每天都安排得很满，很累，但很充实。”回忆起过往经历，苏文坚定地说：“经历苦难且有志向，才能更加勇敢地面对逆境，这才是正确的大学打开方式。”

临近本科毕业，深埋心底的那颗种子被“唤醒”。23岁的苏文决定去支教，她要用一年的时间做一生难忘的事。

从北方到南方，从贵阳到毕节，苏文像突然闯入大山的孩子。群山环绕下青翠欲滴的绿意包围着这个山东女孩，让她很难不迷恋上这个不曾来过的远方。

走进六曲河镇初级中学，她发现眼前所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“糟糕”。经过2021年国家的脱贫攻坚，学校面貌焕然一新，安装上了和城里学校一样的多媒体设备。只是学校的背面就是大山，和自己小时候的学习环境相差无几。“我就是从初中逆袭的，现在恰巧到初中支教，我也要给这里带来些改变。”苏文在自信满满中下定决心。想法虽好，可接下来的现实却给她浇下一盆冷水。

用爱心改变山区的孩子

苏文教着初三4个班近200名学生的道德与法治课，遭遇的首个问题是语言不通。面对一张新面孔，有些调皮的孩子好奇之余，甚至用方言调侃起了老师，而且是在课堂上。陌生的环境里，不友好的学生让苏文万分委屈，她甚至一度怀疑支教这个决定是不是错误的。但这种委屈和焦虑，很快就被一天接一天的工作填满，她要把时间留出来做些有用的事情。

在很多学生看来，道德与法治这门课无足轻重，学生不仅上课捣乱，有的甚至把手机带到课堂。面对这种现状，苏文决定通过家访寻求答案。当她走进成绩落后的学生家里，看到15岁少年做饭时的小大人模样，苏文的心像被什么触动到了。她注意到，当地很多家长在外打工，家里的老大、老二负责带弟弟妹妹，这就造成有些学生的学业困难，因为他们

读研还是工作？这是大学应届毕业生绕不开的话题。一年前，山东财经大学的苏文也曾面临过这个问题。凭借四年排名第一的专业成绩，她本来有机会被保研至山东大学等“双一流”院校。可在部分师生和亲人的瞠目结舌中，她报名参加了山财大研究生支教团，远赴贵州省赫章县六曲河镇初级中学支教。

放弃名校保研，远赴贵州支教

要分很多精力做饭洗衣。

有些事情，包括苏文在内的支教老师也没办法改变，刚来时他们甚至会追问彼此“来的意义究竟是什么”。毕竟孩子可以一点点改变，但家长们的思想根深蒂固，很难有所动摇。即便很难，他们仍然觉得有必要去做。能够撬动这些孩子的，有可能是外来的视野和思想。当感受到不同画面，他们会产生成去看的想法。“前几天，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解读2022国发2号文件，告诉他们，贵州的未来是多么光明，我看到学生们的眼睛很亮很亮的。

不当老师可能不能够理解，在这之前，学生们眼里是很少有光的。”苏文介绍，为了不辜负这份期望，她每天都会很认真地备课。除了备课本，还会准备PPT，并且加一些课堂互动。

有一节课要讲学生心理压力，苏文就用图片来呈现压力程度，学生非常愿意参与这样的互动。在讲职业的时候，她准备了一张职业量化表，学生们突然发现有那么多适合自己的职业，自己是有未来的。每上一节课，苏文都要把状态调整到最佳，这种状态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学生。让苏文欣慰的是，无论是在成绩上，还是上课时的态度，不少学生正一点点发生改变。

被生活中的善意温暖着

尽管教学上有了很大突破，但苏文必须要克服生活上的各种不适。“我非常害怕虫子，每次一回到公租房，就要和蝴蝶一般大的蛾子作斗争。可能因为气温低，每次早上醒来，床头都会有一批死掉的虫子。公租房时不时停水，没办法洗脸洗头，只好戴帽子出门。”

对苏文来说，除了饮食太辣不适应外，更大的不便便是交通。“当地都是盘山公路，虽然直线距离近，但一般都要绕很久很久。不通公交，出门也只能搭其他老师的私家车，或者坐绿色运营车。”

即便有太多的不适应，但这并不妨碍苏文对当地村民的好感。刚来时，公租房里只有一张床，苏文买了很多生活用品。有个好心人见她拿了很多东西不方便，就免费把她送到住的地方。过年期间，了解到她来贵州支教，一位贵阳司机还主动邀请她去家里做客。生活中的善意，温暖着苏文和同学们。没有了大城市的喧嚣，他们也更能够静下心来，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反思。

苏文本科期间学的是新闻学，虽然成绩在全专业名列前茅，但她一直想不明白这个专业能做些什么。当真正来到六曲河镇初级中学，她才意识到了所学专业的重要性。“来之前，我搜不到有关这所学校的任何信息，来之后我拍的照片被发在了全县教育工作群里，领导还号召大家向我学习，那一刻感觉我有用啊！”教学之余，苏文发挥专业优势，和同事们创办学校公众号，做起了学校教育教学和校园人文宣传工作。

还有半个月，苏文就要迎来自己的24岁生日。回望过去，她认为过去最美好的一年就是支教这段时光。“刚做这个决定时，还有些冲动和幼稚，但现在我觉得来对了。人生很短，就是要坚定信仰和初心。”一年的支教过后，苏文将继续回母校读研深造。她已经和班里学生约定好：“将来一定要到山东财经大学找我。”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于海霞 美编：继红 组版：洛菁

国家图书馆有位图书管理员十分痴迷语言学，在国图工作的12年间学习了十几种语言，甚至对古老而艰深的波斯语、希腊语都有涉猎，他因此被很多网友称赞：“图书馆里的大神！”今年初，他又因在纪录片《但是还有书籍》里阅读都德小说《最后一课》时情不自禁哽咽落泪的样子受到关注。

国家图书馆里有位“扫地僧” 12年潜心学习十几种语言

笔记本上 写满希腊语段落

顾晓军最初被纪录片的导演发现，源于一篇豆瓣上“寻找顾晓军”的帖子，帖子是一名经常去国图的读者发的，写道：“那个管理员，自然卷，30岁出头，然后戴着一个金属框眼镜!!!!微胖!!!!有时候值早班，有时候值晚班!!!!鼻子有点大!!!他每次都在自学波斯语!!!!”一连串感叹号表达了这位读者对这名图书管理员的欣赏与好奇。

正因如此，纪录片的导演选中了顾晓军，用镜头记录下他忙碌又充实的一天。事实上，顾晓军学习的不止波斯语，拉丁语、希腊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等十几种语言，他都有涉猎，这些语言都是他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12年里自学的。“我大学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的旅游销售，后来在北京2008年奥运组委会从事场馆管理工作，北京奥运会结束后，2009年1月4日我来到国家图书馆工作，选择国图，也是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工作能更好地接触到书本，节奏可以相对慢一点，更适合我的兴趣。”

顾晓军说，他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、文学、哲学都比较感兴趣，这些著作或是法语，或是德语，或是拉丁语原文，因此他需要去研读更多语言学的内容。“比较好的段落，我会找个本子把它抄下来。”记者在顾晓军展示的本子上看到，他工整清晰的字迹记录下很多希腊语片段，他介绍道：“这是西塞罗的、这是蒙田的、这是《尚书》里面的一句话，帝尧时期的天相的一个事情，我把它翻译成相应的古希腊文，是试验一下把两种古典语言打通。我不敢说已经掌握了多少门语言，有的可能还算不上精通，因为语言的长河是无边无际的，但我这些年一直在认真学习。”

12年学习十几种语言 不为其他，只为热爱

今年41岁的顾晓军，地道的北京人，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。“因为高中班主任是历史老师，他的教学理念是学历史不靠死记硬背，更多的是理解，因此时常会激发我们探索历史教材以外的内容。记得当时课后经常去提问，和老师探讨一些历史小故事。我平时课外阅读，也喜欢读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，由此激发了浓厚的兴趣。上大学时，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历史文献。”

顾晓军说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古典语言佶屈聱牙，十分枯燥，往往对着书本看几行就瞌睡了，但他却每每被艰深难懂的语言所吸

引，“比如说最初接触希腊语的时候，看不懂就很想读懂，所以会不断地查阅资料，记录更多的东西，每读懂一个新的片段我都会特别兴奋，然后就促使我不断去学。”和所有学习外语的人一样，他最先接触的是英语，大学时还学了一些日语，但是随着对西方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，他对欧洲的语言更加感兴趣。

“读书是我的爱好，我没有把它们当作一项工作或者为了学术研究，而是为了追寻自己感兴趣的领域。”去年，顾晓军还没有使用智能手机，后来因为进入图书馆要查看健康码，他才换了智能手机，“用上智能手机之后很多资料可以储存在手机里，随时随地能拿出来翻阅记忆，这一点我觉得很好。但是暂时我也还没安装微信之类的应用，手机主要用来阅读和打电话。”

常看到白发老人来看书 那种专注令人感动

做了12年的图书管理员，顾晓军见过形形色色的读书人，“有年轻人，过来读书为了准备考试，也有为了写论文查资料的。这些读者通常背着巨大的书包，里面是厚厚的复习资料，然后在笔记本上不断地写着，看到他们，会让我想起在学校读书的日子。”

除了年轻人，让顾晓军印象最深刻的是来图书馆看书的白发苍苍的老者，“有一位老奶奶找《四库全书》，她说年轻时没机会读，年纪大了，就想看看《四库全书》的样子。我给她拿了其中的几本，每一本都非常厚，老奶奶看到之后特别惊喜，拍着手和我说：原来《四库全书》是这个样子，随后老奶奶就拿起放大镜仔细地阅读起来。”

顾晓军还回忆起一位老先生，“我认识他是2010年前后，那时他刚退休，他来图书馆用莎士比亚的原版作品和中文译本对照着学英语，遇到不懂的还拿来问我。他来了好多次，后来身体不太好，行动不便，走楼梯很吃力，但他坚持过来，要上三楼的阅览区就搭乘外面的电梯，我们再把三楼的门给他打开。有一次他来国图，就是为了问我个英文句子，问完转身就走了。他走向门口的背影我一直记得，非常慢，一点点挪着，一直在入神地思考。”

顾晓军说：“他们对书本的渴求真的特别令我感动，我特别高兴能在国图成为一名为读者服务的管理员，我也特别享受能在这里用心阅读的感觉。我觉得书籍带来的，是心灵的安宁，是某种程度上灵魂的自由。”

据《扬子晚报》



顾晓军在读书。